

公民视点

志愿解说



今年 72 岁的胡昇，是湖北省博物馆 001 号志愿者，常说“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从 1978 年起，胡昇就经常带着工作伙伴来省博物馆，给他们讲文物的历史。这一讲就是 40 年。

一杯咖啡，一份简餐。11 月 15 日，胡昇吃过中饭后，径直走向湖北省博物馆“凤舞九天·楚文化精品展”。

胡昇站在楚地地图一侧，左手起势，开始解说。“楚人崇尚凤凰，凤凰是不死鸟，500 年要浴火重生一次。楚人崇尚凤，楚国走过 500 年道路时，也有一次大的劫难。”胡昇磁性的嗓音刚解说了两句，便吸引了 10 多名听众。

解说过程中，不时有游客提问，胡昇有问必答。“两千多年过去了，文物还在这里，这段刀光剑影的历史远去了，但没有随风而去的是精神：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百折不挠。这就是中国魂。”胡昇说。

3 小时的解说，胡昇没有片刻休息。他说：“要不来的话，觉得少点什么，还有很多人等着你。”

上世纪 50 年代，武汉青山区兴建武钢，幼年胡昇随家人迁入武汉，之后在青山一冶机械厂工作。

“那个时候只想当一个好工人，但业余总得有个爱好。”胡昇说，他原本就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平日喜欢看书，沉醉于诗词歌赋之中，想去探寻古人言说之物。

自那时起，胡昇成了湖北省博物馆的常客。有段时间，他经常带着工作伙伴来参观，这些人成了胡昇第一批解说对象。

2007 年，省博向社会开放，志愿者队伍应运而生，胡昇成为一名“挂牌”解说员，编号 001。

“越讲越觉得这是份责任。”胡昇说，解说不仅仅是将文物的历史告诉观众，更重要的是将文物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给观众。

“生命接力”



10 月 15 日晚上，一则“为生命接力，与时间赛跑”的消息刷屏。在内蒙古不幸发生事故，后被跨省转运回北京继续救治的小宇泽也受到广泛关注。在病房中度过了 48 天后，小宇泽由于伤情过重，于 11 月 20 日因多器官衰竭而去世。

这个会亲手为朋友做生日礼物、经常将零花钱送给乞讨者的小男孩，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大夫，为小朋友减轻病痛。小宇泽去世后，家人捐出了他的角膜，以此完成他的“医生梦”。

意外发生在 10 月 3 日。小宇泽的妈妈安女士说，当时正值国庆假期，小宇泽爸爸打算自带孩子去内蒙古玩，3 日下午，他们从北京开车出发，但行驶到高速路时撞上了遗落在道路上的轮胎，停靠在路边时发生了车祸，小宇泽也在意外中受到重伤。

由于种种原因，两小时后小宇泽才抵达医院，并于第二天接受手术，但效果并不理想。之后，小宇泽的家人决定将其送回北京的医院进行下一步治疗。

此前，小宇泽就读的北师大实验中学的老师和家长建立微信群，为小宇泽的救治和转院“出谋划策”。

“爱心接力”消息的发出，拉开了这一场与死神跨省赛跑的序幕。10 月 16 日凌晨 5 点，999 急救车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出发，向北京天坛医院驶去。这场接力，除了在网上声援的网友，999、医院、交管部门等多方都参与了进来。

11 月 20 日，小宇泽由于多器官衰竭而去世。小宇泽的母亲安女士说，为了满足宇泽生前做医生的梦想，他们按照孩子的心愿进行了角膜捐献。“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光明，宇泽宝贝也可以实现传递爱心与温暖的梦想。在这个特别的感恩节，感恩所有关心你的人，为生命让路的每个热心人，与你分享成长岁月的每个有缘人。”

(周有强)

昆明多举措关爱帮扶残疾人

本报讯(记者陈昌云 通讯员曹霞)来自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的最新信息显示，自 2017 年以来，五华区总计发放了超过 2200 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金(简称“两补”)，有效惠及全区 5000 多位残疾人。此外，昆明市盘龙区 3 年来总计为 18251 人次的残疾人发放了“两补”金 1458.03 万元，西山区今年以来则按季度为 5122 人次残疾人发放“两补”金 292.8 万元。

与此同时，昆明市所属的各县、市(区)纷纷按照国务院、省政府的相关政策和要求，立足实际，出台各项对残疾人的利好政策。2018 年，昆明下辖的安宁市出台了《安宁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为全市 1518 名有康复服务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了精准康复服务，服务率达 95.18%。

据西山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该区有残疾人 3.4 万人，西山区近年来争取中央、省、市补助资金 156 万元，区财政安排预算 1269.1 万元，用于春节期间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六一”儿童节慰问残疾儿童。

“我们采取积极的扶持和保护措施，广泛开发和收集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推荐残疾人就业 200 人次。”该负责人介绍说。

盘龙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盘龙区帮助残疾人的突出做法是侧重制度性帮助，在残疾人残疾医疗保险、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 7 个方面构建制度体系。

公民道德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二
http://www.worker.cn

7

“中途宿舍”精神疾病康复者从这里“回家”

本报实习生 江靖虹 麦嘉宜
本报记者 叶小钟

在广州越秀区北京路的一个居民区里，有一座不起眼的独栋老楼。这里是越秀区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的所在地。人们习惯称它为“中途宿舍”。

“中途宿舍”，最早起源于中国香港，又称社区矫正中心，是为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精神疾病康复者、成年智障者等特殊人群提供临时安置的生活场所。

2013 年 5 月，在越秀区残联的指导下，广州市首个专业性非营利的精神康复综合服务机构——越秀区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成立。这是一个由政府出资免费为康复出院的精神病人，提供回归社会的缓冲带和临时庇护所，由广州市家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运营。在这里，精神疾病康复者们可以慢慢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提升社交能力，同时给康复者家庭成员留出时间做好接纳准备。

成立 5 年多来，该“中途宿舍”已接待精神疾病康复者 26 人次，除了仍然在舍的 5 人，已有 21 名舍友顺利回家。

过渡的选项

第一次走进这座独栋老楼时，余新在门口张望了很久。他要确认这里没有“白大褂”——他有些害怕他们。在入住“中途宿舍”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他坚决否认自己有精神病，出院后不肯继续服药。

而对于更多的精神疾病康复者来说，他们会本能地抗拒“离开家庭，住进宿舍接受训练”这件事，因为在家中肯定要更舒服。

但病人首次发病出院后，一般是赋闲在家，行为懒散、抗拒服药，很容易就错过了恢复的各项社会功能的最佳时期。家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舍监周冲说，而且家人往往需要请长假甚至辞职，来照料病人。这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

做到的。

这时，“中途宿舍”就提供了一个过渡的选项。越秀区的这家“中途宿舍”配备了 1 名专业社工和 3 名舍监，他们会根据入住者的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帮助他们训练独立生活的个人护理技巧。精神康复者们在这里，可以重新学习照顾自己、与人交往，甚至尝试正常工作。

这个由社区幼儿园改造的“客栈”，有 4 间睡房，共 12 张床。除去桌角都用泡沫包裹，一切看起来和普通民宿无异。不过，卧室的门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会被锁起来。“中途宿舍”希望，住宿者不要躲在屋子里，能和外界接触。

“来这里投宿的基本是 20 周岁到 40 周岁的男性精神疾病康复者。”周冲说，他们需要获得社工和精神科医生的双重评估，“以确保他们的身体及精神状况，都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刘伟宏是广州市家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

他说，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包括：指导康复者清洁，让他们每天打扫宿舍卫生，每周两次大扫除；教他们如何洗菜和煮饭，要求他们每周做一次饭；观察他们与人交流的情况，帮助他们学会待人接物和与人沟通。

这些东西在常人看来都很简单，但对于这些精神疾病康复者来说，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重新学习。

慢慢的，这些精神疾病康复者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不耽误妈妈工作，还可以学一点工作上的事情。”一位康复者说，这里的老师也很有耐心，不会强迫人在很累的时候起床。

周冲说，虽然作息、服药、工作有规定时间，但每位住宿者拥有根据身体状态进行调整和沟通的权利。

“我们只关注那些关键的问题，更多的生活还是还给他们。”他口中的“关键问题”是指，对疾病、自我、服药的认知以及对待工作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相处原则。

在“中途宿舍”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余新已经会

自觉服药了。他还会自己买菜、炒菜，平时还会主动帮助工作人员搬东西。

这样的成长，在很多住宿者身上都在发生。刘勇患有精神分裂症，以前在家里几乎不会和家人沟通。出院后，经过服务中心的训练，现在，他已经能和家人进行简单的聊天了。不仅如此，他还会帮忙组织义工活动和旅游活动，甚至主动提出要去参加舞蹈活动。

当然，入住者们的状况的改善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广州市惠爱医院定期对舍友进行精神评估，及时跟踪他们的情况；越秀区康复中心到“中途宿舍”开展康复活动和法律援助服务；热心的长期义工帮助舍友理发、缝补衣服，给予力所能及的温暖……

每当看到这些点点滴滴的进步，刘伟宏他们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从“治疗、帮助”到“平视、倾听”

目前，仍然有不少病人家属对“中途宿舍”存在顾虑，或者对精神疾病的康复认识不足。再加上宿舍各项设施相对陈旧，一些家属来考察一圈就走了。

周冲说，他们目前正在加大对“中途宿舍”的宣传力度，通过去医院探访、进行网上宣传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并相信中途宿舍，同时，周冲也希望政府能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改善“中途宿舍”的环境和各方面条件。

不过，精神疾病康复者回归社会更大的阻碍，是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很多人对精神康复者进行标签化处理，觉得他们一旦患上疾病，这辈子就失去了希望了。”

应受访者要求，余新、周冲、刘伟宏、刘勇均为化名



精神疾病康复者在护理园艺作物。 受访者供图

但实际上，经过恰当的训练和一定程度的看护，康复者是可以做到生活自理甚至独立工作的。“起码现在的医学不再把这类疾病当成是一个要根除的病症。它是一个人的社会功能修复过程，需要漫长陪伴和疗愈。”

在传统的治疗模式中，治疗是主角，康复是配角；而在“中途宿舍”里，康复者们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活的自信，他们在这一方面享受自由生活的乐趣，一方面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经过康复训练，康复者身上回归社会的潜能会被激发出来，被病症压抑的生活能力也会被释放”。

当然，必要的区分依然存在。比如不要让康复者从事危险的工作，需要给他们配备一定的看护人员，因为康复者病情虽然稳定了，但在一些刺激条件下，仍然有可能复发。

不过，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态度需要转变，应该从“治疗、帮助”的居高临下，向“平视、倾听”为主的服务过渡。“应该更人性化，从康复者的角度去想问题，考虑他们的感受，去询问他们的需求。”周冲说。

应受访者要求，余新、周冲、刘伟宏、刘勇均为化名



工地上的简单幸福

匠人老雷： 活字墨飘香

11 月 23 日，在位于安徽泾县琴溪镇旵山村的昱山古艺文化园，雷石太为排好的印版刷墨。

今年 52 岁的雷石太是江西上饶人，从 17 岁开始跟着伯父学习活字印刷。出师后，雷石太靠着活字印刷的手艺，边做边学，一直在家乡周边从事家谱印刷的营生。

近年来，雷石太活字印刷家谱的生意越来越少了。2017 年，雷石太认识了在安徽经营木匣书箱制作的开远宏。雷石太带着用了 30 多年的全套工具和多年来亲手制作的 5 万多颗木活字来到了安徽泾县琴溪镇旵山村。

一年多来，雷石太用活字印刷术印刷《晓珠词》，帮助文化园推出活字印刷文创产品、为来访游客进行活字印刷技艺展示……雷石太努力在现代社会寻找活字印刷术“活”的应用。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不仅免费服务，还能线上预约

南昌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超 1.2 万起

推进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成功将大量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最大限度实现了“矛盾不上交”。

据统计，仅今年 1 月至 10 月，该市受理调处矛盾纠纷达 12099 起，调解结案 10889 起，日均调解纠纷近 30 起，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2084 个，人民调解员 9500 名，基本实现了市、县、乡、村全覆盖。

南昌市人民调解工作不仅扎根基层、深入群众、不收费，现在还升级建档，有了线上预约服务。

“您好，我去年 12 月在某学院附近租了个店面，当时交了 3.8 万元的租金和 1.7 万元的押金，有合同有收据，说好不租之后就退还押金。经营之后生意非常惨淡，亏了不少钱，现在决定不做

了，今年 9 月开始找房东退押金，但房东每次都会说会退，这都拖了 1 个多月还是没退。请您帮帮我……”11 月 12 日，南昌掌上“12348”微信服务平台收到一则来自高新开发区某群众胡某申请人民调解的求助信息，在收到信息的第一时间，平台立即根据群众留下的联系地址和方式，指派了事发地调委会的调解员主动对接介入调解，最终帮当事人胡某要回了押金。

“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目前，南昌市正积极推进‘调解进小区’工作，真正实现群众不出户、温馨调解服务在身边。”南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义军表示。

“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目前，南昌市正积极推进‘调解进小区’工作，真正实现群众不出户、温馨调解服务在身边。”南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义军表示。

“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目前，南昌市正积极推进‘调解进小区’工作，真正实现群众不出户、温馨调解服务在身边。”南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义军表示。

“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目前，南昌市正积极推进‘调解进小区’工作，真正实现群众不出户、温馨调解服务在身边。”南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义军表示。

“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目前，南昌市正积极推进‘调解进小区’工作，真正实现群众不出户、温馨调解服务在身边。”南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义军表示。

“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目前，南昌市正积极推进‘调解进小区’工作，真正实现群众不出户、温馨调解服务在身边。”南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义军表示。

28 年，他从黄河中救了 200 多条生命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每逢天气转寒，王金清的腰和腿都疼痛难忍。但这样的病痛，并没有阻挡他救人的步伐。

28 年从黄河水中救了 200 多条生命，他婉拒一切酬谢，成为黄河岸边名副其实的“生命卫士”。

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体壮实，44 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可能是由于长期在水边生活的缘故，王金清的听力、视力都特别好。多年来，王金清在河岸边做生意的同时，总是时刻注意着来自水面的异样，观察岸上和黄

河大桥上偶尔出现的孤单身影。

“我现在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游客，哪些是来跳水寻死的。”王金清说，只要一有险情，他就马上行动。

然而救人总是危险的。用黄河边农民的话说，这儿的黄河“没底儿”，河道冲刷得极不规则，前一步可能还是刚没过脚腕的浅滩，再往前走一步人就没了。而且黄河水流速快、泥沙大、暗流多、旋涡多，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船上，救人都有很大的风险。

王金清就有被一个轻生女孩拖入水的经历。“救人的时候一定要逆水救，船停在人的下游，船头要朝着人。因为船尾朝着人，人就有被螺旋桨打到的

危险。还有就是下水的时候，千万不能让对方扯住你，两个人会一起沉下去的。一定要瞅准机会，从后方抓住对方的衣服……”

救人往往情况紧急，来不及掏出身上的贵重物品。为此，王金清已不知在黄河里，掉了多少部手机。